



新时代新思想论丛

XINSHIDAI XINSIXIANG LUNCONG

丛书主编 燕连福

新时代推进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

XINSHIDAI TUIJIN GOUJIAN

RENLEI MINGYUN GONGTONGTI YANJIU

卢黎歌 主 编

隋牧蓉 王永智 副主编



人民出版社



新时代新思想论丛

XINSHIDAI XINXIANG LUNCONG

丛书主编 燕连福

新时代推进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

XINSHIDAI TUIJIN GOUJIAN

RENLEI MINGYUN-GONGTONGTI YANJIU

卢黎歌 主 编

隋牧蓉 王永智 副主编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刘海静

责任校对:刘 青 段雨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时代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卢黎歌 主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9.3

(新时代新思想论丛/燕连福主编)

ISBN 978-7-01-020447-5

I. ①新… II. ①卢… III. ①国际关系-研究 IV. ①D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34975 号

新时代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

XINSHIDAI TUIJIN GOUJIAN RENLEI MINGYUN GONGTONCTI YANJIU

卢黎歌 主编

隋牧蓉 王永智 副主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2019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3.25

字数:385 千字

ISBN 978-7-01-020447-5 定价:8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主 编

卢黎歌 湖北赤壁人，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务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副 主 编

隋牧蓉 内蒙古赤峰人，辽宁大学法学博士，西安交通大学博士后，现任教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王永智 陕西富平人，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伦理学。

内 容 简 介

本书围绕新时代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深入阐释，汇聚了多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全书分为理论篇和实践篇两个部分，其中，理论篇包括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其构建的理论基础、思想内涵、现实影响、价值意义等内容；实践篇包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全球治理、国际关系、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等维度的研究。总体上看，本书宏观问题与微观问题并进，国际视野与国内视野兼具，思想前沿、论述深刻、视角丰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国内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的聚焦点和新动向。

责任编辑：刘海静

封面设计：石笑梦

丛书编委会成员

燕连福 卢黎歌 马金玲 杨 华

前 言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为人类贡献的中国智慧、提供的中国方案,也是中国对当代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思想。学习这一思想,领会其精神实质,对于我们认清世界大势、展望人类前途、把握历史规律,主动地破解世界难题,有着重要的意义。

首先,从宏观世界发展境遇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回应了世界发展的难题。当代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机遇与挑战都呈现在世人面前,人类前途和命运处在选择和发展的重大关键节点上。关于国际形势和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在许多重要国际场合都阐述了中国的判断。从历史维度看,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和平发展的大势日益强劲,变革创新的步伐持续向前。从现实维度看,我们正处在一个挑战频发的世界。世界经济增长需要新动力,发展需要更加普惠平衡,贫富差距鸿沟有待弥合。地区热点持续动荡,恐怖主义蔓延肆虐。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概而言之,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主要有:经济危机挑战、国际秩序与治理挑战、人类与地区安全挑战、环境气候恶化和资源短缺挑战、健康与疾病防治挑战等。这些挑战都是跨越国界、跨越民族、跨越意识形态的,都不是一个国家所能单独应对的。基于这样的时代境遇,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世界发展的高度发出“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向全世界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这是为世界发展贡献中华智

慧的主张,几年来,这一主张不断被完善和深化,逐渐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

其次,从现实世界发展形势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高超智慧和治理良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国贡献给人类世界的全球治理方案。这一思想之所以能够被世界广泛认同,源于国际社会的共生性、人类实践的共通性、共同价值的共识性、命运利益的共融性。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仍然是时代主题。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发展环环相扣,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国际社会呈现出共生态势;进入信息社会以后,人类实践的共通性使各个国家和地区紧密联系,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地区、民族可以游离于世界之外,单一国家的命运日益叠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今社会中,世界各国遵循价值共识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形成了广泛的共识性基础,众多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组织的建立,无一不是在基于共同利益与目标而达成的共识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是,当代世界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交织,人类也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上升,给人类提供了多重选择,具有机遇和挑战双重属性,考验着人类的治理智慧。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复杂变化中的世界经济提供新型经济全球化的中国方案,有利于破解当前“逆全球化”困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建立全球新秩序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合作共赢新秩序的建立贡献了中国智慧;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让中国理论重新站立在世界道义制高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打破了数百年来被西方奉为主臬的国强必霸、以邻为壑的丛林法则和“修昔底德陷阱”理论,这一思想为人类发展指出了一条共赢共享的新路。总之,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道路的历史性超越,是对全球治理体系霸权化道路的系统性超越,是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辩证性超越。只有引领时代才能走向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必将在世界发展史上占据引领地位,也必将让中国真正走向世界。

最后,从具体理论发展需要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深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和研究的时代主题,也是学界研究的重点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正是在现代人类命运同时面临挑战与机遇、世界各国为应对危机

而进行战略选择的关键时代坐标上,为更好地解决人类面临的时代难题、更有效地利用时代发展的利好条件下应运而生并不断发展的。它是人类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现实社会治理、未来社会模型等认识 and 智慧的结晶。从马克思、恩格斯的伟大思想中、中西方文明的思想宝库和探索中,以及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我们都可以寻找到共同体思想的火花和实践的探索。然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既源于人类的这些思想智慧,更针对人类命运前途所面临的紧迫现实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四个伟大”的实践中,大大超越了前人,丰富和发展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因此,在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时,必须深入探讨其思想内涵、理论根源、现实依据、重要意义及实践策略等。这也是本书要呈现给读者的几个重要方面,作者们的研究既着眼于宏观理论问题,也聚焦于具体实践问题;既有历时分析,也有共时比较;既深挖本国历史文化,也研究世界发展关系。

总而言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为中国谋”。中国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这样才能延续战略机遇期,才能安心谋发展、图富强,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也是“为世界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中国的发展与强大,会为人类的文明与进步作出更多的贡献。

卢黎歌

2018年8月于西安交通大学

目 录

前言 / 1

理 论 篇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创性贡献	刘同舫 / 3
历史唯物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田鹏颖 / 27
从人类解放到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主义人类 命运观的演进历程	张学广 / 42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现实超越性	黄 炬 刘同舫 / 56
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基础	王福益 卢黎歌 / 67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三重理论渊源	李 波 / 80
论中华传统共同体意识	王永智 / 8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文明思想基础	魏 华 / 98
科学理解命运共同体思想	陶文昭 / 108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基本问题及其当代价值	邵发军 / 12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论关切	秦 龙 赵永帅 / 138
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的发展的关系	郭瑞燕 戴 锐 / 154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世界政治意义	秦 龙 肖唤元 / 166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助力实现中国梦	卢黎歌 隋牧蓉 / 178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研究述评	阮云志 吴 音 / 184

实 践 篇

资本主义全球化批判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以斯克莱尔、罗德里克、中谷岩为例	刘 勇 / 193
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掣肘因素	张 战 / 209
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及其价值基础	耿步健 沈丹丹 / 222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定位与考量	刘 勇 王怀信 / 234
经济全球化的升级与应对: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	
视角	隋牧蓉 卢黎歌 / 244
中国—东盟安全治理:模式、困境与出路	金 新 / 259
“利益相容”与新型国际关系构建	
——英美、英德关系(1898—1945年)的历史镜鉴	赵 斌 / 271
全球气候治理困境及其化解之道	
——新时代中国外交理念视角	赵 斌 / 298
霸权之后:全球气候治理“3.0时代”的兴起	
——以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为例	赵 斌 / 315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中的中国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	张志丹 / 332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李 毅 / 345

后记 / 35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创性贡献

刘同舫*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项具有战略高度和现实紧迫感的理论命题与伟大构想,它以批判性重塑当代全球治理体系为旨归,充分彰显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追求和智识精神。试图领会与把握这一伟大构想必须面对和承担的首要任务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野下,全面深入地检视资本主义全球化所建构起来的世界秩序及其全球治理体系。坚持重审、反思已有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绝非只有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理论进路,但其理论视野无疑具有最为彻底的批判性取向。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阐述中全面深入地检视、反思和批判资本主义世界秩序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性前提。人类若要超越资本主义全球化所建构的世界秩序,摆脱其意识形态的蒙蔽与束缚,就不能无批判地接受、分享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诸多预设前提,而应该不断地迫使自身去迎接某种理论构想的挑战,这种挑战立足于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和实践形态。资本主义全球化所建构的世界秩序及其全球治理体系,已经完全背离了启蒙时代以来人类孜孜追求的以人为主体的“共同体”发展道路。在全球资本主义逻辑的主导下,一些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所殚精竭虑构想和追求的自由平等、公正合理的世界图景已逐渐暗淡,甚至悄然消逝。当下时代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和蒙蔽之下,逐渐形

* 刘同舫,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成了将资本主义永恒化的日常意识,以致排斥探索一套更符合人类发展的世界秩序及全球治理体系的主张。正因为停滞于资本主义永恒化的精神状态,我们时代的世界图景想象、发展道路探索一度陷入精神危机和智识衰败。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所制造的假象世界里,人们日渐被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生产的意识形态所蒙蔽、束缚和奴役却难以自觉地冲破,这些意识形态裹挟着“不证自明的正当性”,并试图使人们“合理”地舍弃某些世界图景和发展道路的设想与探索。但是,这些设想与探索有益于促成一种更加符合人类本身的世界秩序的建构,其内在精神在现时代依然具有崇高性和吸引力。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角度来看,这些被“合理”湮没的设想和探索,恰恰是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它们在深层意义上真正揭示和阐明了全球资本主义时代人类处境本身存在的问题。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历史性出场,表面上是中国提出的国际外交理念,实质上则是为破解全球性治理难题贡献的中国智慧和方案。这一中国方案秉持着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批判性立场,这种批判性不仅针对当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而且针对当代的智识精神景观,是对 21 世纪历史唯物主义发展的原创性贡献。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立场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条中提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①他从“立脚点”的角度区分了新旧唯物主义之间的差异。所谓“立脚点”,即是观察或判断事物时所处的地位、坚持的立场和采取的视域。马克思认为,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是一种“直观的唯物主义”,由于“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达到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②故其立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02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02 页。

脚点是“市民社会”。而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把它们都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因而能够超越“直观的唯物主义”，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去理解人的本质的现实性，展现出其以“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为立脚点的理论特质。在马克思看来，新旧唯物主义的区分在于它们之间截然不同的“立脚点”，也就是“市民社会”与“人类社会”的视域差异，这一视域差异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哲学立场的根本分歧。

（一）“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

从学术传承的意义上看，马克思最初对“市民社会”批判考察与合理承续的是黑格尔的思想遗绪。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指出：“市民社会，这是各个成员作为独立的单个人在一个形式的普遍性中的联合，这种联合是通过成员的相互需要，通过法治作为保障人身和财产的手段，并通过一种外部秩序来维护他们的特殊利益和公共利益而建立的。”^①在黑格尔的理解中，“市民社会”包含着两个原则：一是市民社会成员作为独立的单个人把自身作为特殊的目的；二是每个市民社会成员都必须通过普遍性形式的中介才能使自身得到满足。因此，有论者认为：“黑格尔在此对市民社会的基本界定遵循的是斯图亚特、亚当·斯密这些古典经济学家的自由市场模式。”^②黑格尔的市民社会原则包含着正反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市民社会使具体的个人从古代或中世纪的共同体束缚之中解放出来，使自身作为特殊目的获得了合法性；另一方面，市民社会是满足个人私利的自由市场社会，具体个人之间的关联只是一种普遍性形式的联合，即成员之间关联性的建立无非是为了满足彼此之间的需要或自然欲望。

马克思批判性地吸收了黑格尔对于市民社会的描绘与理解。日本学者望月清司认为，“马克思将市民社会看成是与人的共同本质相分离的、利己的人

^①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邓安庆译，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96页。

^② 王小章：《从“自由或共同体”到“自由的共同体”：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与重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6页。

(homme)的权利领域”^①,并用于指称作为近代政治革命结果而产生的近代市民社会,“其本身同时还存在着无政府性竞争和追逐私利体系的奴隶制(市民社会的奴隶制)”^②,据此理解,整个市民社会就是一场露骨的追逐营利的“普遍运动”^③。在这场“普遍运动”中,市民社会成员由于受到自身自然禀赋和后天条件的限制,必然会在市民社会内部形成区别和分化,也就是黑格尔指出的个体分属于各方面的特殊体系而形成了“等级的差别”。黑格尔早已指明,作为精神特殊性的客观法“在市民社会中不但不消除人的自然不平等(自然就是不平等的始基),反而从精神中产生不平等,并把它提高到在技能和财富上、甚至在理智教养和道德教养上的不平等”^④。基于此,马克思得出结论:市民社会就是私人等级,私人等级是市民社会直接性与本质性的等级。市民社会本身蕴含着等级性,等级结构就是市民社会的本质性结构。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扩展和深入,市民社会的等级性结构也随之嵌入“世界市场”的范围内。在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叙事中,现代世界范围内的主权国家、国际组织、族群组织、跨国公司以及个体公民都是世界市场中普通的、平等的主体成员。但各层次的主体成员在经济实力、政治影响、生活水平等方面都现实地存在着等级差别,而且这些差别以它们固有的方式发挥作用,并表现出自身的特殊本质。由此,资本主义全球化显示出两种既相互矛盾又相互关联的特征:一方面在形式上宣称所有主体成员都是平等的;另一方面又在实质上使不同的主体成员形成等级差别,在经济上形成“先进—落后”的发展格局,在文化上形成“文明—野蛮”的文明史观,在政治上则形成霸权主义的国际秩序。尽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带来了经济全球化,并历史性地建构出一个世界市场,但它没有形成与之相应的民主化、法治

① [日]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韩立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8页。

② [日]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韩立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6页。

④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邓安庆译,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42页。

化及合理化的全球善治秩序,反而使得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市场始终只能是部分霸权主义国家的附属品。

从理论分析上说,全球化过程中所形成的霸权主义是市民社会等级性结构的政治表现,而从历史发展上说,霸权主义形成的另一个原因则在于市民社会的殖民特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因此它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尽管另一方面它对外仍必须作为民族起作用,对内仍必须组成为国家。”^①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真正的市民社会”内在地要求海外殖民,现代世界的市民社会不可能只是一国之内的自由市场社会,而是伴随资本主义的经济全球化的蔓延必然成为超出民族和国家的世界市场,催生这一结果的过程就是“殖民扩张”。黑格尔曾指出:“市民社会受这种辩证法推动而超出自身之外,首先是超越这个特定的社会,以便向它之外的其他民族去寻求消费者,从而寻求必需的生活数据,这些民族或者缺乏它所生产过剩的物资,或者一般地在工艺等方面落后于它。”^②诸如自由贸易、海外扩张以及随之而来的战争等体现市民社会殖民性特征的历史作为,正是黑格尔“世界历史”的现实起点。在黑格尔看来,一切发达的市民社会都必然被驱使走向殖民事业,它们之间只不过存在着零散与系统的区别。在这种具有等级性和殖民性的世界市场中,所谓的“发展”其实只能是“片面发展”,而不可能是“共享发展”。这种发展模式不是将全人类都作为“命运共同体”的主体成员,不是为了满足所有主体成员的需要,也不是为了促进所有主体成员的全面发展,而是为了满足一些拥有“资本”和“霸权”的主体成员的利己主义的需要与欲望。不同主体成员之间的普遍联合,无非就是一种形式上的联合,其普遍性也只是“抽象的普遍性”——“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③,根本无法走向人类真正的联合与解放。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2页。

②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邓安庆译,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7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1页。